

诗 林漫步

飘逸的大黑河

(组诗)

■高金鹰

烂漫

这条河伸延在风尘里
如一条琥珀绳索在动态中穿梭
淘洗着古往今来。就像隐退江湖的
马群，曾经奔腾成移动的江海
与一些人和事物走远

阳光一寸寸生长，拔节在河岸
燕子贴水低飞，鱼儿为半空画出弧线
长调歌谣拍打着河把远方带走又捎回
这条河更像那首钢琴曲《星空》
烂漫神秘，星海融化紫色的琼浆
深邃空灵，像一道符把封印的上古
星宇揭开。如雪精灵不苛地闪烁
逾越星际，抵达青城

澄澈

有时澄澈的镜面，突然有
优美的线条震颤。一定是
黄河源头之水被日耕犁好后
簇拥而至。无数只水鸟被无数风
穿过羽毛穿过河体，暮色里
归于宁静。仿佛一千个湖心重叠
而月光兜起的只是一个虚构

此时，湖面像熔化的玻璃
远远地望去仿佛银色脉管中
柔软地越出苍苍，微醺风尘的你

闪动

伊克图尔根河就是大黑河
它如城市睫毛闪动
水鸟行驶的速度和溅起的水线
不知哪个先到达你的眼底

这河偏是跌入人间的一隅
这是一条脊梁。用来搭建一座城的
灵魂。有些河流从天而降
而这是一条秦时的河，穿越几朝
的金河。逃之于黄河又汇集于黄河

河套平原，亮出你的坦荡与辽阔

(组诗)

■高朵芬

大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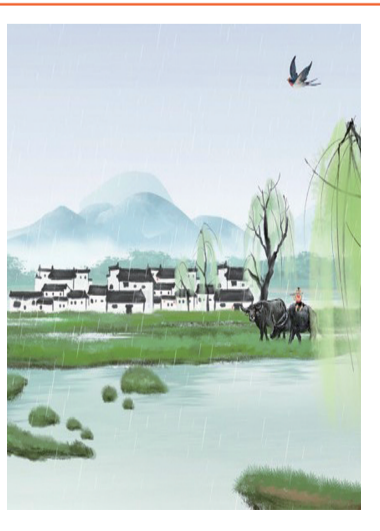
风，摆脱脱骨的寒凉，柔软了下来
百灵鸟的鸣叫，三声两声过后
翻飞一百八十度黄河九字弯
寓言一样，于母亲的臂弯里回转
三月，冰峰开裂，大地体内的声音
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基因直抵河套平原
春的脚步声近了……胡燕儿
成双结对，掠过渠背街泥筑巢
一场春雨浸润了北纬四十度的辽阔……

一场农事徐徐展开

喜鹊，用叫声唤回春天童话
它们扮演成精灵的模样
拉开春耕序幕——田野里
拖拉机的马达声，奔赴播种现场
庄户人的笑，激活了星辰坠落的光
一位老农说：命里的定数是属于种子的
渠水里的光，是碎银子洒满的

白杨树，纵横交错的分割线

每次回故乡，不仅沿包兰线西行
还要凭窗而坐。这注定
我生命中，必然用这样姿势来走进故乡
大地上，那么多的白杨树一律向上
它们挺直腰杆，如父亲的脊背
与田野、渠水、蓝天交相辉映
河套平原，这片独有的地理版图上
白杨树，划分出田野的层次



图片来源：IC photo

塞 外文苑

■孙虎原

又见桃花开



武子暄 李顺鹏 摄影

我本不怎么爱花，但独爱桃花，因为桃花是春天开得最早的一种树花。桃花开了，春天也就来了。

春风多情，不知不觉吹化了冰雪，吹绿了原野，吹蓝了天空……一切生命都在萌动。桃树率先抽新芽拔枝节，开出含羞的花朵，累累满树：有的独占一枝，孤芳自赏，有的挨挨挤挤，争奇斗艳。近看，洁净纯美，端然贞秀；远望，粉妆玉砌，云蒸霞蔚。林子里的各种春鸟站在枝头，歌声袅袅悠悠、悦耳动听。花香鸟语成趣，醉了人间。

由于喜欢桃花，常常回味那些积淀于历史长河中的桃花文化。在桃木板上绘制门神或题书对联，称“桃符”；老师孜孜不倦

培养教育出来的得意门生，称“桃李”；桃花怒放的季节，冰雪消融河水暴涨，称“桃花汛”；男女在爱情方面碰到好的机遇，称“桃花运”。

不管桃花开在哪里，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三春去后群花谢，似乎再摸不着春天的影子。可作者攀过远山小路，在荒野的高山古寺却碰到盛开的桃花。揭示了海拔越高花开越迟的物候现象。

桃花，也最能勾起相思的魂。唐代少年崔护，在参加春闹前的清明那天，来到城南郊外踏青，久行口渴四处找水喝。见一处庭

雨 日抒怀

■张文静

春的断想

向她表白：桃花，至少还有你，感恩你们，两株桃树，十多年以来风风雨雨中的默默陪伴，世事沧桑，春夏秋冬，唯有它们不变，真正“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了它们，我更不必如李商隐诗句里的“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那般凄切冷清，而怅惘若失。把思念、愁绪，伤痛，化作无限的希冀与求索，寻找生命的意义，何尝不失为一种人生的选择！

尽管，桃花的花期很短，在乍暖还寒的北方，往往清明节后，花儿在一阵春雨、一袭寒风中，不禁落英满地，便随风而去了。然而，任何事物也如人一样，都要经历离别之殇和成长之痛吧！唯其花的离开，才会有夏的葱茏郁郁；唯其花的离开，才会有秋硕果累累，这便是花的奉献精神吧。春来了，它们冲

边走边写

■安宁

在茶园

丝不动，只有蝉隐匿其间，发出让人无处可逃的鸣叫。一行人跟着年轻的茶号主人，沿着荒草丛生的小路向上攀爬，去看山中的茶园。路的两边，茅草谦卑地伏向大地，万杆绿竹杂错而生，将人们看向茶园的视线完全挡住，仿佛前方是无尽的山林，深邃而又神秘，除了飞鸟可以知晓光亮的出口，所有人都将迷失其中。

但五千亩茶园浓郁的香气，已在山野中萦绕了几十年。这日日升腾的草木的芳香，吸引着人们，一步一步抵达烈日下的丛林。采茶人顶着遮阳的斗笠，在黄昏的湿气浮起之前，低头赶着采茶。每一片茶叶即便离开了枝头，在晾青、萎凋、干燥的过程中，照例会被采茶人的双手悉心呵护，不炒不揉，始终保持昔日阳光下天然的光泽。晨昏的翼翅温柔掠过，留下深沉的梦境，浸润沉睡中的叶片。

每一片茶都将拥有三次生命。一次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每一株茶树与野草、稻谷、芦苇、松柏、竹林一起，尽情沐浴着和风细雨，吮吮着天地精华。一次在洒满阳光的竹匾上晾晒，它们祛除生命的冗余，将轻盈的魂魄结晶成沉睡的琥珀。一次它们长途跋涉，从湿热的南方抵达辽阔的北方，在小巧的白瓷杯里，被知知夜夜的清淡唤醒，忆起南方洒满月光的茶园，也曾这样与无数同伴簇拥枝头，轻声细语，于是它们热烈地苏醒，

院花木葱翠，特别静寂，叩门时瞧得一少女在柴门里若隐若现。崔护说明来意，女子很有礼貌地让他进院里，进屋端来一杯水递上。崔护饮水间，少女斜倚初开的桃树下，绰有余妍。两人四目相对良久……

此后的日子里，崔护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少女芳容，考试名落孙山。第二年的清明日，崔护再次前往城南。来到庭院外，看到花木和门院还是去年的模样，只不见了少女，门上是一把大锁显得冰凉无情。崔护伤感之余，将一首小诗题于门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故事告诉人们，落第举子的内心是怎样的苦楚，然而忧愁与悲怆常常能激发创作的灵感。崔护的《题城南庄》，成了抒发相思相恋的千古绝唱。

《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说的是刘备、关羽、张飞萍水相逢，人生志向很是投缘，便在翼德庄后盛开的桃园里备下乌牛白马对天盟誓。刘关张借大自然的信使——桃花，见证他们结为异姓兄弟，从此情同手足。

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歌词清新质朴，旋律婉转悠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传唱到现在，经久不衰，唱出了驻守风雪边疆战士的豪情壮志与悠悠乡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无论我在哪里放哨站岗，总是把你深情地向往。啊故乡！终生难忘的地方。”

2023年开春，春寒拖拖拉拉让人难耐。然而四季轮回是不可抗拒的，眼下正值敕勒川杨柳依依、桃花绽放的季节，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一株株桃树下，男女老少面似桃花，欢歌笑语洒满桃园。

忽然发现，世间有一种永不凋零的花朵，那就是人们在追求生活、追求美好、追求幸福、追求安康的梦想与实践，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微笑。

破寒的藩篱尽情绽放，忘我地把自己赋予世界；雨来了风来了，它们静雅谢幕，把生死交给天地，因为它们最懂天地，与天地汇合，合而为一。

桃花盛开在仲春，娇艳多姿弥漫了整个春天，带给人心灵的慰藉和无尽的力量与希望。是啊，能够带给人生的力量与希望的支撑，哪怕是由一株花儿来唤醒，也是好的。“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亦或者那缭绕的桃花溪，隐隐约约的小桥溪水，也如我此刻，沉浸在如张旭诗句里和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哪怕是霎时的美好幻觉，亦或是对恬淡生活的渴望，也是好的。何不就着盎然的审美自由，伴着更高的对美的追求，寻找自己心中的、理想的“桃花源”。

化作让人沉醉的精灵。人们在一杯茶汤涤肺腑的瞬间，由衷地发出赞叹。

途经湖林的旅客早已散去，年轻的茶号主人依然在他的茶园里，为一杯茶而不息劳作。就在与朋友即将各奔东西的夜晚，雨水打湿了整个的南方。我想起那条通往茶园的荒野中的小径，热浪下窸窣作响的竹林，容颜粗糙的妇人俯身采下一片嫩茶，轻轻放入篮中，仿佛它是刚刚诞生的婴儿。我还想起山中一闪而过的溪流，恍若天上瀑布飞流直下，并提醒着大地上奔走的人们，生命不过是一场热烈的奔赴；就像一杯白茶，奔赴人间的知己。

于是我向朋友提议，不如我们喝一杯茶吧。在这样细雨淅沥的夜晚，一杯与杂草灌木为邻、山风雨露为伴的荒野白牡丹，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热气氤氲中，杯中白茶徐徐散发的香气，仿佛雨中桂花，扑簌簌落了一地，空气中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甜香，就连人的衣襟上，唇齿间，都沾满了花香。人在一杯茶里慢慢醉去。日间的浮躁被雨水洗净，群山寂静，那里正有无数荒野牡丹，隐匿在杳无人烟的山林深处，日复一日地等待，只为等来那个给予它热烈灵魂的人。

就在即将离去的雨夜，它终于抵达我与朋友的身边，让我们一次次举杯，让我们在沉醉中，什么也没说，却又仿佛说了一生一世。

青城文脉

位于大青山上的古白道(今呼武公路)自古以来不仅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且,这条古道也是中原地区通往漠北,甚至是旅蒙商的唯一通道。战时是兵道,平时是商道,这就是古白道的特点。悠悠几千年,在这条古道上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为它平添了几分沧桑感和神秘感。

白道的称谓是因为这条道路上的石头颜色好像白石灰一样而得名,它既是扼守阴山南北的咽喉要道,也是沿阴山北去西行的必经之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据史料记载,古白道在元代时是从漠南通往漠北的主要干道之一,元朝政府通过这条路把军粮粮饷等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漠北,与此同时,各种民间贸易也要通过这条道路转送,大青山南面的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质都是从这里外运的。公元1320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在今天的坝口子修建道路后,立起了一座碑,碑名叫“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这块碑文详细记载了白道的交通和丰州地区(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的经济情况。据碑文记载,古丰州“原高且平,垦耕牧养,军民相安。郡南负黑河,青冢古迹仍存。郡北一舍有围绕之山,名曰祁连。中有捷径故道。甸城山谷,比之银瓮遥遥,渔阳险阻近争一倍,抵天平七十余里——供需漠北,以军粮粮饷为重计。又于三义山路,深重狭隘之处,设置巡兵警捕一所,盗贼畏服,商旅通行,路不拾遗,民无病涉。”从上面的这段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白道是元代从丰州向漠北运送“军粮粮饷”的“捷径故道”,丰州官府为了保护军粮粮饷,还派出“巡兵警捕”来保护。而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的时候,也是由白道通过大青山的。此外,古白道还是重要的商旅通道,是草原上的“丝绸之路”,清朝时期的“走西营”“走北营”,说得就是内地的商旅们通过古白道去西营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和北营喀尔喀、科布多、塔速儿等地经商的事情。

由于古白道的重要位置,北魏时期在这条道路上设置了“白道守备”“白道军事”等将领,北魏名将段进等人都曾经驻守过白道。而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以白道相连的阴山一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的发祥地。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将2000余户内地居民迁往了北边,北周先祖宇文陵也“徙居武川”。隋文帝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在“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就曾经“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此外,北周皇帝宇文泰及“关陇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是武川人。唐朝的时候,还专门在北魏盛乐古城(今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境内)设置了单于都护府,以加强对白道和漠北地区的管理。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名将李靖等人出兵白道,北上袭击匈奴大获全胜。所以说,古白道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



图片来源：IC photo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